

# 刘少奇的读书观

刘少奇一生热爱读书学习,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还是在新中国建设的和平时代,他都勤奋学习并不断思考。其读书的精神、方法值得借鉴。  
□ 据《学习时报》

## 蚂蚁啃骨头的精神

刘少奇强调读书学习要有持之以恒的态度,要树立不断学习和进步的观念。在上海外国语学社曾与刘少奇同窗的肖劲光回忆:少奇同志学习很刻苦,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看见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革命时期,刘少奇也未把学习抛下。1942年,他奉命从苏北回延安工作,近一年的时间里,跋涉万里,越过日伪103道封锁线,途中还参加了滨海、沙区、太岳区三次大的反“扫荡”战斗,在这样极其危险的敌后环境下,硬是把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系统地学了一遍。新中国成立后,他担负着繁重的领导工作,仍然抓住点滴时间读书。1951年秋,因长期紧张的工作,刘少奇累倒了,杭州休假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足见他对学习真诚的态度。

## 不唯读书而读书

刘少奇学习马列经典著作,总是结合革命实践,力求解决实际问题。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刘少奇代理主席,要求东北局将东北建成“如汉高祖在汉中”,可见他对楚汉相争相当熟悉。1948年12月,刘少奇与马列学院学员谈话: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是确定了,现在不读书可不成,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艰难了,一定要不断刻苦学习,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要求。足见刘少奇与时俱进的眼光以及以实际为出发点不断学习的精神。

刘少奇经常强调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重要性。1950年9月,他在马列学院开学典礼上强调,我们党的干部应该重视理论工作。今天,党需要你们去做研究理论的工作,并且决定给你们一些实际问题去研究处理,看是否能运用已学得理论,这对你们是很好的。一般来讲,你们学习较长的时间后,能够学到一些理论知识,将来出去工作,就可以运用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去观察、解释、处理实际问题。运用理论观察、解释、处理实际问题,这就是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你们学习许多东西,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其他一些知识。仅仅读了几本书,有了一些理论知识,并不等于就有了理论。读了书,增加了一点理论知识,这只是有了运用理论的可能,而处理实际问题不是单靠书本所能解决的。有些人只知道翻书本,中国的外国的他都知道,你说到什么问题,他可以马上把书翻出来,但碰到实际问题,马克思没有讲过,列宁也没有讲过,他自己就不知道怎样分析处理。这就是不懂得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处理问题。

## 学思结合的读书方法

读书学习关键在于阅读的时候边读边思考,做到学思结合。早年求学时期,刘少奇就养成了带着问题读书的习惯,并经常练笔。他在玉潭学校学习时经常以“葛天氏”的笔名为《长沙晚报》《湖南晚报》撰写文章。他主张不仅要阅读而且要勤动笔,因为多写文章能够帮助读书。

刘少奇特别重视向一切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同志学习。1959年,刘少奇因病休养期间,组成了一个学习小组,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之前刘少奇约法三章:一是大家都是学员,一律平等;二是采用座谈方式,各抒己见;三是理论联系实际。充分体现了刘少奇谦虚和蔼、虚怀若谷的美德和与别人不断交流学习的精神。在这期间,刘少奇跟大家一起学习,上午读书,下午讨论,提出了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

刘少奇十分重视及时做读书笔记和批注。1951年秋,他在杭州休养期间很少出去游览,除散步外,总是眼戴老花镜,手捧《中国通史简编》,一看就是几个小时,而且边看边思考,还不时提笔书写批注,阅读到何处,只要有感想,就立刻写下来。一个多月后,他带来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写满了批注,密密麻麻。身边人员感慨:“这哪里是在休假啊!分明是到这里集中精力学习来了。”

无论是在青少年求学时期,还是在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刘少奇均刻苦读书学习,不断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毋庸置疑,刘少奇的读书观,不但为我们党通过读书而提高执政本领提供了精神给养,亦对当下全社会大兴学习之风具有启迪意义。

# 钱学森的治学之道

钱学森既是科学家,也是思想家,尤其是晚年耗时20余年构建起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地位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他的成就与家学、师承、时代等因素密不可分,同时也与其掌握治学方法紧密相联。  
□ 据《学习时报》

## 践行终身阅读

钱学森自幼树立读书救国的志向,并终其一生。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收藏的近2万册藏书是他践行终身阅读积累的“物质财富”,展示出一个科学家和思想家的阅读历程。从整体上看,早年以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类为主,晚年以人文社会科学类为主,其中又以马克思主义类居多。这反映了钱学森思想经由科学技术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这些藏书绝大部分是国内外公开出版的普通图书刊物,表明藏书目的在于“读”,而非“藏”。当然他不可能详细阅读每本藏书,而是妥善处理精读与泛读的关系。他介绍读书“奥秘”时说:“当你已经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又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你看书就会很快。人家的东西,一翻就知道它讲什么了,能够较快地看到他有什么实际的成功和哪些不足。”不宁唯是,他坚持与时俱进,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从1958年创刊号,到后来改名为《求是》杂志,每期必读;同时,他还长期自费订阅《新华文摘》《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可以说,这些马克思主义著述犹如“承重墙”支撑起钱学森的思想大厦。

## 收集剪报资料

治学前提条件是要有丰富材料,没有材料,好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钱学森收集材料有绝招,即剪报。他在交通大学读书时便养成读报习惯,留美期间收集航空航天和原子能方面的剪报1700余份,并装订成册。1955年至1970年代因投身于国防科研事业而无暇读报,1980年代初退居二线后每日必看《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参考消息》《经济参考报》;当读到感兴趣的内容便会亲自剪裁粘贴。笔者统计,钱学森晚年收集的剪报资料共计19000余份,平均每天制作3份;同时他还按照相应主题将这些剪报分类装在632个资料袋并标注主题词,如“现代中国的第三次社会革命”“教育革命”“文化问题”等。不难发现,钱学森关注的都是主流报纸,是国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军事、外交等宏观政策的风向标。这些剪报资料犹如“私人数据库”,以备随时查找。更重要的是,通过收集剪报可以分析新闻背后蕴含的丰富信息。

## 坚持读书札记

当下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微阅读流行;但这种阅读有些流于表面,而忽略内容。钱学森治学过程中坚持读书札记的方法值得借鉴。钱学森读书时喜欢手握铅笔,以便随时写下“即时体会”,包括眉批、首批、旁批、侧批、夹批,亦有圈点、划横线等。他的札记言简意赅,内容主要包括感想、心得、疑问、见解,亦有表示赞赏或批评的语言。例如他在一份剪报批注中写道:“社会主义中国要吸取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精华以创建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现代中国文化!”细读钱学森晚年发表的论文或言论会发现,其中不少观点都能在札记中找到。实际上,很多大家诸如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等都有做读书札记的习惯。读书札记是一种高效的阅读方式,可以做到“眼到—手到—心到”三位一体,且能够与著作者进行深度“心灵对话”。这些读书札记犹如“源代码”对钱学森思想起到激活作用,并经过自我凝练后内化为自己的思想观点。这种立体式的治学方法对有志于以学术为志业的青年学者来说值得参照。

## 注重学术通信

钱学森治学过程中特别重视学术交流,并且特别注重通过学术通信切磋学问。笔者系统地梳理过散落于各处的钱学森书信,共计5631封,且通信对象多达300余人,其中诸如景元、戴汝为、钱学敏、孙凯飞等人的通信多达百余封。从通信对象身份看,具有明显的“跨学科”和“跨年龄”特征,甚至有通信对象与钱学森素未谋面,但通过书信彼此可平等和坦诚地交流。在通信过程中,钱学森提出的观点、思想和见解动态地反映了他思考问题的思路历程,反映了他在反复思索中不断迈向学术真理。在某种程度上,一部钱学森书信史就是钱学森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他通过书信与学术界人保持长期交往,跟踪前沿,吸收观点、推陈出新。正如恩格斯所言:“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

掌握有效治学方法是钱学森成才的重要因素,值得后人借鉴。但更重要的是,钱学森始终怀揣读书报国的信念,“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发展同向同行”。这对当下学者治学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价值,在掌握方法时更应像钱学森那样弘扬爱国奋斗精神,树立牢固的家国情怀,建功立业新时代。